

570

血的山西

閻錫山暴政真相

中法大學 師範學院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交小平院 燕京大學

山西同學會聯合會

上海新聞圖書館藏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561B



目錄

前言

閩錫山的特務組織及其政治

新設奴制度——「兵農合一」

閩錫山的無恥——勾通敵寇包庇漢奸

扼殺人民經濟生活——閩錫山的壟斷經濟

特務統治下的奴化教育及文化

暴政拾零——幾支血淚的插曲：

「要政」在山西

「合謀」與「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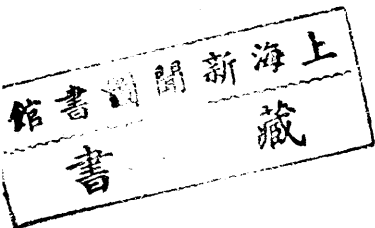
鬼子橫行狐鼠逞兇妖光掠影嚇死人

我回了一次家

強姦民意的低級把戲

血債

控訴與願望



~~1529009~~

前言

在學國烽火人民倒懸的今日，誰能想到在閻錫山統治下的山西人民正過着千百倍於全國人民的痛苦生活？在閻錫山的暴政下，山西人民變成奴隸，變爲牛馬，恐怖，悲慘，饑餓，死亡，使山西變成一片黑暗，這是人間還是地獄？山西人民畢竟還是「人」！我們能坐視他們在水深火熱中而不予同情或援助嗎？我們要向全國的正義人士呼籲，我們要向全世界控訴！

三十年來，閻氏個人及其爪牙們，爲了維繫那個法西斯的獨裁統治，爲了鞏固他們封建集團的既得利益，不惜出賣人民，認賊作父，在抗戰期間胆敢與敵人暗中勾結，而絞殺人民的抗戰力量；勝利後，更露出豺獍面目，一面隱藏日俘，包庇漢奸，借作爲進行內戰的資本；一面更以特務撲殺人民，壓榨剝削，無所不用其極！誰無父母？誰無姐妹？創子干閻錫山一日不除，山西人民一日不得生存！世界是該變樣了，人民是該站起來了，中國人民需要民主，自由，山西人民尤其迫切需要。爲此，我們向全國同胞宣誓：今後的山西不需要專制獨裁的統治，也永遠不許有另一個閻錫山出現！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包容各方面地方賢達，真正爲人民服務的民主政府；讓人民能得到自由，陽光，和足夠的衣食。這一目的不達到，我們的鬭爭，將永不停止。

下面的幾篇小文，對閻氏的虐政暴行予以揭露。其實，這幾篇小文只不過是閻氏暴政的萬分之一而已。山西的人民在苦難中，渴望全國正義之士對他們作一有力的援助！



閻錫山的特務組織及其政治

披上民主進步的外衣，閻某在抗戰初期的臨汾時代確曾騙過不少純潔的青年，他的特務組織，獨裁政治却是從那時起更爲變本加厲了。

民族革命同志會——這是由西閻家老店正牌的特務組織，凡是閻某的部下皆須入會，它的任務是無孔不入，無地不會，形成一籠罩山西的天羅地網。事無巨細，都要通過組織。閻某本人就是會長，也可說就是整個的會！會員的一切（連生命在內）都要絕對服從組織，事實上就是絕對服從閻氏本人。閻某在各屬組織中遍佈爪牙，監視正直份子，遇有不順其意者，或令「自裁」，或予「活埋」，手段的毒辣陰險，比之於中外各特務組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在山西的人民及公務員們彼此互存戒心，你猜我忌。「牆外有耳」，是在山西每一個人所痛心但必須注意的事。

五人會議——五人會議，乃山西之最高決策機關，由閻錫山，梁化之，王韓國，薄佑承，趙承綬五人組成。勉強來說，五人會議相當於中央之國防最高委員會，然五人會議之對山西，則遠較國防委員會在中央之權力來得強大，舉凡山西一切設施，均由其決定，既經決定，便可授諸所謂「十三高幹會議」強迫執行，並密令「精神建設委員會」（同志會之別名）切實監督，故五人會議，實又爲山西最高權力機關，一面領導省務，統率行政，一面又督導組織，密佈大網，威威赫赫，殺氣冲天，不顧民生，斷然胡爲。而此五人會議，尤以閻錫山馬首是瞻，其意欲即決定，其言詞即命令，行行罷罷，

運諸高掌，山西之命運，實繫此五人之手。

十三高幹會——「十三高幹會議」，是山西最高執行機關，也是省府的中心組織。十三高幹，均爲會（同志會）中中堅，上承「五人會議」，條條相奉，下壓各級幹部，硬性推行，指鹿爲馬，混淆黑白，忽畧客觀條件，莫視民間疾苦，爲山西首腦部，亦爲一切罪惡之源泉。省府下特設有「解救團」，各縣設有分團部，各治村又設有小組，自成系統，專責推行特殊的「兵農合一」。

領導組——比「十三高幹會議」較低之機關爲領導組（如汾南領導組），仰逢十三高幹，俯統專員公署，設有軍政兩部。政治由精建分會主任擔負，軍事則交全省各大軍事將領主持。舉凡軍政糧餉兵員等事項，皆可「統一領導」「統一執行」。

各級同志會分會——有專員公署分會，縣分會，區分會，治村分會等。皆設有分會主任，是享有各該層政治機構中最高權力的人。這些人都是閻錫山的系親旁戚和最善逢迎的走狗朋黨，成事不足，壞事有餘，計劃不成，擁護有技；而基層會員，更多是各縣村的地痞流氓以及吸食鴉片的煙鬼歹徒，他們都受過特殊的訓練，對催糧，要款，派車，拉兵，各具技倆，上司訓練他們，目的在使之具備「三要」「四能」的本領，「三要」者，「要有虎狼的面孔，要有毒狼的心腸，要有蠻橫的拳頭」；「四能」者，「能打，能拉，能騙，能戴（戴帽子）」，法術妙幻，文武俱全，老百姓遇到這幫人，不要說迎面正視，連獻頭來見也怕來不及呢！

治村下又附屬四個或五個居村，精建會在此派有協助員，監督村副，全權處理村事。以下有閭，出頭領門的是閭長的義務，拷打破索便是協助收糧的連排班長（由治村派來）的特權。以下便是被重



壓敵詐的小百姓了！於此，山西政治之特殊，可見一斑，而同志會對山西統治力之巨大與可怕，亦可見一斑。於是有這樣的民謠出現：「不怕八路，只怕蝗虫，不怕日本，只怕編村。」（即治村）。

解救團——最初是一群軍隊中失意的官員們組成，閻某利用他們投機冒險的煩燥心情，加以特務訓練，使其同敵偽往來勾結，以達成他本人永當土皇帝的野心。勝利後，則更與敵偽合而爲一，來推行其「兵農合一」的暴政。

奮鬥團，愛鄉團，民衆武裝情報社——都是由敵偽時代一些大小漢奸們組成，包有全部偽警備隊，皇協軍等。這些人早已作惡成性，從前是替敵人幫兇，現在搖身一變，又跟着閻某革起人民的命來了。爲非作歹，喪心病狂，更有了他們的「會長」給撐腰，於是益發不可一世了。

進步社——是同志會內部某一派系的集團，聚積了一部閻手下的食客鬥士，向外盡量抓地位，刮金錢，對內則與其他派系隨時鬥爭，以討主子「會長」的歡心。

鐵軍組織——是在王某領導下的軍人組織，一層層地形成金字塔式的連鎖，由一人負責把握若干人，再由此若干人每人照樣把握若干人，如此一直下去，把每一個份子都牢牢地控制在他們的鐵掌下。支撐着老闖殘破的局面，用槍桿子推行一切閻家暴政。

民族革命少年團——是閻某最陰險狠毒的陰謀的部分表現，他不傷害盡這一代山西人，他竟想把山西第二代的青年，甚至世代子孫都做他們的奴隸！在一些純潔的少年靈魂中，撒下了萬惡的種子。如進山中學，如克難中學，克難小學等校的同學，都是當然會員。只要在他的學校裏讀一天書，你的生命線的一切便都屬於他們的了。

論理、政治之推行，應循以「法」「令」，然今日之山西，却全在恐怖組織橫縱之下，政治之推行，只有強權之命令，而無嚴密之法律，組織之約束力，則龐大無比，「組織高於一切，一切服從組織」，這顯然是以同志會爲主力來推動政治的具體表現。

同時，正因爲組織力之重壓，專橫無忌的獨裁政治，遂由此造成。抗戰期間，閻錫山在晉西吉縣克難坡的洪爐台集訓各級幹部時，曾這樣說過：「……同志們，現今的世界，不能當「好人」，「好人」沒有路子，我們做不到「王道」，也一定要落他個「霸道」……。」這和汪精衛的「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的說法，有什麼不同？於此，我們便可以看出閻錫山的割據思想與政治企圖了。閻闔山身爲同志會會長，其個人一己之命令，誠如山倒，組織教條之限制，不許任何幹部回稟半個「難」字違者決處以「自裁」（高幹）或「鎗殺」（基幹）。譬如徵糧，派款，幹部不論如何困難，總難如數索徵，如期送繳，不敢怠慢，所以有時他們雖然良心發現，困難到明知有些老百姓任憑打死他們也拿不出一顆糧食或一文錢，可是還得使他們的「三要」「四能」的本領，慘苦打，不惜犧牲性命。可是閻錫山又會籠絡他的部下，給他們許多方便，利用一種「革命競賽」的辦法，鼓勵他們，凡能如數如期繳齊公糧公款者，常譽爲「工作成績優良」馬上加官進祿，給你一個摸大錢的機會，但同時也監視了他們，遲期或缺數繳送公糧公款者，則判爲「無能低劣」，立刻會給你幾顆「明子彈」或「黑豆子」吃。在山西，一切得服從組織，服從組織，就是服從閻會長，閻錫山金口玉言，指鹿爲馬，爲所欲爲，是十足的獨裁政治。

新農奴制度——「兵農合一」

一、閻氏實行「兵農合一」的緣由：

(一) 防共——爲了阻當歷史的潮流，就不得不先防共。閻氏認爲防共有兩條路綫可走：卽用法西斯主義，或建設農業社會主義。對這兩條路綫的抉擇，他的主張是這樣：「不能走前一條路，就不能走後一條路，走後一條路，就不能不走前一條路。這兩條路，不但不衝突，並且前後相呼應。」爲與他獨裁政治相呼應，以達其防共之苦心，而想出了這個建設封建的農業社會主義的辦法：兵農合一制度。

(二) 徵兵徵糧——以武力鞏固政權，是閻氏的目的，雖然亟需要兵，但又想以新名詞騙人，不用「徵兵」辦法，但別抽丁，而用「兵農合一」，集體拔兵。不用徵糧辦法按地徵糧，而用「兵農合一」。集體徵糧。

(三) 發明家——閻氏向以「發明家」自居，而其「忠誠」幹部，也以「發明家」來捧揚主子。一九三〇年，退避在日本帝國主義租借地的大連寫成的「按勞分配」與「物產證卷」，歸來後就以「發明家」的資格，厚着臉皮發表出來。抗戰期間，抄襲了俄皇農奴制度，而硬說是自己的「發明」，不但發表，而硬要推行的，就是這個閻氏樂道，小民咀咒的「兵農合一」制度。

(四) 備案——去歲，閻氏感到政權危機，不得不離老巢——山西，而赴渝「朝見」蔣主席的時候，

當面吹噓他的「兵農合一」和制度和實行後的成績，「可試行之」四字，更給閻氏注了一針強心劑。

(五) 幹部的慾望——閻氏幹部爲了獻媚得寵，便偽造民意自欺欺人，在御用的報紙上，瞎扯些實行後的成績如何的好，或是某縣人民請求實行「兵農合一」的消息，送呈閻氏，閻氏本有與民爲敵之意，如此更可躊躇滿志了。

本來，這違反人民，違反時代的土皇帝，無論作什麼事情都是恣意肆行，不要什麼緣由的，不過爲了了便於明瞭他的居心，意欲起見，就其思想，言論及作法，而分析出來這麼五條緣由。

二、「兵農合一」的內容。

(一) 劃分份地；以治村（數個自然村聯合而成）爲單位劃分份地，以年產量純收益小麥或玉米二十石者爲一份地。

(二) 國民兵與常備兵：以治村爲單位，役齡（十七歲到四十七歲）壯丁，均爲國民兵。每一國民兵，領一份地。三個國民兵，編成一組，每組出一常備兵離家入營。其他二國民兵除代耕常備兵之份地，收益歸常備兵所有外，每年尚須各出優待糧一石，棉花五斤，給本組常備兵。

(三) 主耕與助耕：國民兵爲主耕一人，非國民兵而稍有生產能力之本村老弱婦孺爲助耕人，助耕人不給份地，主耕一人，助耕二人，組織成生產小組。

三、「兵農合一」是新農奴制

先讓閻氏來自白吧。

他說：「這回劃份地，一定要確定村界……離開村，說土地，說人民，都無從說起。」

「劃分村地後，仍應到某村分籍，不願入籍，即是不願領地。」

「如份地不足國民兵補時，准兩個國民兵，領一份地，國民兵不准輕易離村。」

「中途改業者，奪田。」

「因生活所迫，携家他往未歸者，按規定不准領地。」

「劃分之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

够了，够了，不是國民兵，就不能領份地；不願入村籍者即是你不願領地；進了村，就不准離村；否則，奪其份地；中途改業者奪田。這是硬把農民與土地膠在一起，把你固定在一塊土地上，強迫你生在那裏，長在那裏，活在那裏，死在那裏。不准改業不准遷徙這不是沙皇的屬地主義是什麼？這不是新農奴制的易名與翻版，是什麼？農民的解放與農業改良是公認爲今天中國農民的出路，但閻氏却硬要反時代，反潮流，非硬要實行新農奴制度，把土地變小，農民變小，剝奪婦女的領地權，把農民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自生至死，一代一代，俯首貼耳而爲其壓搾剝削的對象。

(四) 實行「兵農合一」的結果

閻氏說：「共產主義對勞動者，是先甜後辣；我的兵農合一，是盡甜無辣。」「盡甜無辣」的甜在何處？讓閻氏的幹部，來答覆他們主子的話吧：

「國民兵，竟然有不願種份地者。」

「各村國民兵，有向村公所請求，自願設法繳納優待糧花，不願領份地。」（注意「各村」）



字。)

「國民兵。已有因生活所迫携家眷到他處謀生者」

「人民秘密謀劃分劃份地，表面上應付政府，實際自己仍耕自己的地；明分暗不分。」

「國民兵，因聽說要劃分份地，令國民兵領種，他們都跑了。」

這些都是刊在閻氏官方刊物革命行動上面的，總該不引別人「造謠，」故意「侮謾」你閻某吧？事實上，壯丁四方逃散，老弱凍餒於溝壑，田園荒蕪，村野人稀，是閻氏再大的手掌，也遍蓋不住的真實。天怒人怨，民譁四起；「兵農合一好，民農合一好，田裏野草長得高，高莊稼一點收不了，茅坑糞滿沒人掏。」山西老百姓逃得動的都逃了，逃不動的，只好讓閻氏把他們釘在土地上，慢慢的剝削吧。

閻錫山的無恥——勾通敵寇包庇漢奸

三十年來的土皇帝——三十年來山西的政治是閻錫山一手包辦的，雖然這期間經過無數的變化，嚴重的混亂，然而閻某的狡猾的手段應付自如，始而坐收漁利，繼而依仗外力，始終保持着他的獨霸山西的優越「帝」位，三十年來剝削了人民的血汗，魚肉着自己的爪牙，並直接間接的勾結着牽連着敵寇，消逝了他的甜蜜的一「朕」夢。七七戰起，炮聲驚醒了山西人民的酣睡，在全國沸騰的浪潮裏，山西的老百姓也盡到了他們最大的努力，希望配合全面抗戰的信念盡到守土有責的義務，然而事實使他



們失望了，當平型關、雁門關給與敵寇重大的傷痕抗日運動蓬蓬勃勃的生長時，閻錫山却發出了總退却命令，他爲了保存他的實力，而使敵人如排山倒海的踏遍整個的山西、大好河山，善良人民，作了他的掩護的箭牌後而斷送在水深火熱中，從這時起閻某就與敵人直接的取得勾結，一面安排些他的準備投降的漢奸狗腿以做內應，一面却悠悠的帶着他的「愛鄉」「親隨」們，逃向於晉西的山谷中（雖然，此中亦有不少的忠貞烈士，愛國青年的支持）繼續去享受他的流亡「寶殿」。

苟延殘喘在晉西——在他的全局盡覆僅剩一着的危急中，如果敵人再以微力進攻他那些殘存親信老弱童兵，恐怕要如石與卵碰不值一擊了，然而相反的，閻錫山在他「無條件存在」的理論和「狡兔三窟」的政策下出賣了山西的人民，博得敵寇的容忍，在晉西的克難坡上搭起了他的野台劇，一面伸展了他的爪牙極盡搜括之能事，一面又勾通着華北的、山西的、敵寇，重演了南宋高帝的故事，而享受着他的苟且偷安的美夢。這裏我們舉出幾件閻某勾通敵寇的事實：

「秋林會議」——一九三九年春，當抗戰初期山西的抗日陣綫相繼建立的當兒，凡是俱有民族意識的軍民，異口同聲的要向着展開敵後廣大的游擊戰爭的目標前進，而閻某却召集了秋林會議，發表了他的一中的哲學」及「一切爲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的妙論，陰謀組織了「突擊隊」，「精起會」等等的特務團體，企圖破壞抗日的陣綫以保自己的勢力，又把他的一部分軍隊改爲官冕堂皇的「抗日忠勇先鋒隊」，實際上是與日寇勾通在一起，專門在做着摧殘抗日軍隊的勾當。

「臨汾會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閻錫山做過了種種出賣人民、違反國家、背叛民族的勾當之後，又派了軍事代表（十九軍梁×六十一軍呂×）到臨汾劉村與汗奸蘇體仁的代表蘇靜仁會面，

並轉介紹於晉南敵酋清水師團長的山下參謀談判，條件爲第一、晉綏改編爲中國抗日忠勇先鋒隊駐紮在汾陽一帶地區，實行反共抗日軍隊，日軍並以退出隰縣、午城、蒲縣、千香鎮等據點爲答禮。第二、日軍須幫助晉綏軍剿除在山西的八路軍決死隊及抗日各軍。第三、日軍須接濟晉綏軍槍械、彈藥。第四、山西各將領之住宅、財產、日軍須完全歸還。

「安平會議」——一九四一年三月間，閻會派其五妹丈梁延武赴太原訪板垣征四郎，梁住在太原敵特務機關內。四日間又派共騎其軍長兼第七集團軍司令趙×赴太原，由蘇體仁介紹與敵酋商定：山西將領之住宅可由趙×向敵軍收回；敵在中條山戰事打勝後閻×即可向太原前進，此後更有梁×、趙×、劉×等人不斷往來於太原、北平、南京間，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閻×親自至安平村（吉縣）與敵酋山下參謀漢奸代表李哲齋及汪逆精衛代表梁西 談判妥協條件，敵方所提之條件爲：一、閻須脫離重慶中央政府，態度明朗化。二、閻讓出小船窩渡口給敵人佔領。三、共同反共、反抗日軍。四、閻錫山返太原主持華北大計。閻方所提出條件爲：一、日方供給晉綏軍小麥雜糧二百萬袋。二、補充晉綏軍輕機槍五百挺步槍十萬枝。三、二戰區護照在敵佔區有效行使。結果各方都爲了事實上難以立即實現而沒得到結論。

這些「都是閻×在逃亡時期裏，爲了「存在」而通敵的重要事實，其他的小節不一而足。總之只要能「無條件存在」，任何的喪心病狂的賣國勾當他都做得出來的。

御駕還朝的滑稽劇——閻錫山的逃亡皇帝在晉西的克難坡上演唱了七年多的長時期，在這期間施盡了他的剝削手段，勾通了敵僞漢奸，他忘掉了山西還有一千二百萬受苦人民，他更忘了中國在那時

還在殘苦的抗戰期裏，但是，人民的血是有盡的，敵人的利害也分得很明顯的，當克難坡的人民再也擠不出一點血的時候，敵人也在開始懷疑他不是爲他做走狗，爲了使他的支票兌現，在敵人的要求下，一九四五年的秋天，也正是倭奴投降的前夕，而閻×還在迷夢中似地與敵寇商定了準備做「天皇」的「愛鄉」，一方面好在敵寇太平洋失利而無暇顧及的偽政府下再深一步的剝削，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護他已失私人的財產，以重溫舊夢，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初散佈出了「和平解決」的謠言，接着六十一軍就出入於晉南各敵佔城市，同時敵人也貼出了「中日事變和平解決」的告示，閻皇帝的御駕將要還朝太原了。但是，「無巧不成雙」，原子彈打破了倭奴的苦胆，「天皇」的詔書驚醒了土皇帝的迷夢，本來復員是份內的事情，何必多此一舉呢！於是，假還朝做成了真還朝，兒皇帝變成正皇帝了。山西的人民一向是在敵寇的壓榨下過着，一旦反過身來還希望他的故主來稍施恩澤，準備看重整家園，只要是閻軍通過的地方你會看見無數善良的人民含着熱的眼淚來歡迎他們的，然而在經過震那的歡悅後，他們又失望了，眼淚不再流出來，他們知道那是孱弱的表現：只有一滴滴嚙到破碎的心上去，不讓別人看見，他們忍着來繳納「御用的」軍衣、軍鞋、軍糧、軍：，反正交一件東西，他們要在心裏劃一道重痕，雖然在現在他們不敢反抗，但總有一天要等到報後的。

變本加厲、包 漢奸——慾望是無盡的，野心是養成的，這兩句話來贈與勝利歸來的閻錫山是再好沒有了，一般人都說閻×是集中外古、法西斯之大成，我却怕不盡然，因爲我不道未來的法西斯還有什麼高手，我更不知道假如真有陰曹地府時，那麼陰曹地府的法西斯也未必比他利害了，那麼他是集合中外古今未來陰間陽世的法西斯之大成了，但是他對於國人恨切入骨的敵寇及出賣祖國的漢奸

却恩加賞賜，待之如上賓，太原的敵寇從沒聽見受降的消息，各地的偽軍一變而爲國軍了，太原市上的後奴還在作威作福的搖擺着，表面看去穿着布製的大棉軍衣，說起話來你會知道他是「太君」的，（淪陷時期日本人的尊稱）記得在×月×日的報紙上（天津大公報）有美記者眼中的太原情況，他說太原有一個時期的三忙是收槍忙、繳槍忙、貼封條忙，這些都是在欺瞞中央，創造內戰以滿足他法西斯慾望的因素，善良的人民怕你不寒而慄嗎？

包庇漢奸更是閻×的必要義務了，這也正是他的深重罪惡、敵偽時期，上至敵寇的重臣要官，下至特務驢子，在今日都還是原封不動的任用着，但一些無處可跑，無錢可走的文教人員，爲了淨得一碗飯吃而一方面還做着地下工作的青年們都被指爲偽裝份子而拘捕，輕者經過高等的拷打而與之「合謀」，重者則使你「自裁」，據我知道的在某城裏的幾個愛國青年，過去也曾做過抗日工作或地下工作者，而在抗戰勝利後的第二日就被指爲偽裝而被捕，直到今日還不知道他們的下落如何？然而大漢奸蘇體仁是閻錫山親自派人從正太線的火車上接回去的，現在恐怕還在太原督軍府的後花園抱妻擁妾的過着靜閑的日子（雖然報載蘇體仁在逃但我不敢置信），其他的像敵寇的黨兵隊的特務、翻譯、狗眼子們，昔日的威風不減，而且加大了，這些實例我不願一一而舉，山西的父老，身受其害的人們，總有一天會把他們檢舉出來的。

總之閻錫山是爲了自己而勾敵通奸的，內戰正酣的今日，他不能爲山西的人民解救困苦、反而保留了敵寇漢奸趁火打劫，坐收漁人之利，我們不知道閻錫山承認他是山西人不是？我們要問山西的日軍不遣送是爲什麼？漢奸特務不懲制是爲什麼？我們更要問不能解救民困慰撫人民的傷痕的法西斯魔

當如何懲制？我的答覆是請他自裁好了，山西的皇帝不再須要他來安坐了。爲了這我們要喊，要告訴給全國的人士。

扼殺人民經濟生活——閻錫山的壟斷經濟



閻土皇帝，要澈底推行他的新農制度，要永遠做他的財迷夢，就得首先「統制物資」，和壟斷工商業、把自由經營的工商業一拳打倒，獨營工廠，獨佔市場，利潤不許他人染指，大家窮死，唯他一人獨肥。

全省的經濟命脈都集中在閻某手中，而用西北實業公司，山西貿易公司，合作社聯合社等名目來達成其壟斷經濟的目的。

西北實業公司是工礦實業方面的大托辣斯，舉凡有關實業部門的一切事業，都由這一機構來獨佔，人民要想自由經營是絕對不可能的。其實興辦實業只是招牌，藉此可以壟斷了所有的資源，其目的到是爲了賺錢。至於興辦實業呢，只是佔據地位，正如俗語所說的「佔住罎所不大便」而已。

山西貿易公司是全省商業的大托辣，內分許多部，從黃金買賣，到棉紗面粉等的囤積，以至於碗筷手紙等，都由這裏統一辦理。和其他民營商業競爭的方法分兩方面進行：一邊抗着公營專業的招牌，可以算作軍用品一類儘先運貨，逃避稅收。另一方面利用政權加重自由商的一切負擔，務使其自動倒閉爲止。這樣一來，所有人民的生活用品都要仰仗他們來供給，於是便可以隨時高抬市價，投機

牟利了。近半年來太原的金價跳動最兇，太原的物價突破全國紀錄，在太原的人誰都知道這是由西貿易公司玩的把戲，但却苦了一般小民百姓，他們整天在日益加重的生活高壓下，過着幾似乎非人的生活，僅有的生命也要被人家「貿易」去了！

合作社聯合社，簡稱合聯社。是控制人民經濟生活的另外一套把戲。

「人民產物，必須全繳到合作社。」這是他「統制物資」的辦法。人民生產所獲，無論多少，都要送到他這集體掠奪的一合作社去，然後再由他分配給人民，使大家半餓不飽，不至餓死，也不至於吃飽了去反噬閻氏，要你半死不活的，不損害他的利益（給人民一定量的消費物資。），可又離不開他，俯首貼耳的替他爲牛爲馬，替他生產更多的物資，創造更多的利益。閻氏有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天才，更有商人營利的經驗，他知道怎樣去剝削人民，也知道怎樣去賺錢。他說：我們要「絕對做到：不讓什麼貨進村，就進不了村；不讓什麼貨出村，就出不了村。」他有這種恨心，也有這種鬼本領，他在山西老巢裏，蹲了三十多年，就是用這種「封鎖政策」，對全國經濟作戰的，現在他的作戰對象，由全國轉到山西全體人民身上，（這不能不說是閻土皇帝日趨窮途的悲哀。）

閻某本人是打算盤的小商人出身，處處都在錢上打算，只要能賺錢，雖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斷然行之。只要少賺幾個錢（更不要說不賺錢啦），那怕天大的好事，他也不肯去幹。例證俯拾皆是，這裏只隨便談幾件事。

接收日本人的皮靴一堆堆地由倉庫裏轉移到地攤上去（注意並非偷出去的）出賣，但士兵們的軍鞋却要人民們貢獻出來。山西是產煤的區域，但現在却鬧煤荒，嚴冬寒天多少人家都生不起火。煤却

從陽泉一車車地運到太原存進省府後院去啦。人民凍死是小事，閻黨權要賺錢呀！面粉在十一月裏（三十五年）就漲到七萬元一小袋，雜糧也貴出平津一倍有餘，而市面上的面粉却都被閻某囤積起來，買進賣出，興風作浪，高抬市價，投機漁利。這是「人命」生意！這是殺人不見血的勾當！

狠毒的軍閥、投機的好商，攔斷獨佔的制度，三位一體構成山西的攔斷經濟，吸盡了人民的脂血，打碎了山西人民的飯碗，但人民的力量畢竟是可畏的，扼殺人民的攔斷經濟終會場台的。

特務統治下的奴化教育及文化

山西教育，在閻錫山統制的二三十年當中，遭到無比的摧殘。他的特殊政治的流毒癩痢到清白的教育界，貽害了三晉的青年和兒童，摧殘了無數的優秀人才。茲就其在教育上之罪惡公諸國人：

奴化教育四字在山西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正確。閻某常對其幹部說，群眾覺醒了是不得了了，所以必須實行愚民政策，讓他們混沌沌地任我奴役任我宰割才好。但是爲了供其奴役，也至少須教點東西，於是又只好借助於組織了（即同志會）。

各級學校的主要人物都是他特務組織當中的會員，其他教員也要強迫入會，學生都須履行某種入會手續，如此在學校裏自然是組織領導一切了。

各級學校的課程中有「會長號召」，「組織綱要」，「物勞問題」等課目，皆派有專人講解，不及格者是不准升級或畢業的。

各級學校每晨必有朝會，地方首長或同志會主任來講演，會畢呼「會長萬歲」，「會長健康」，禮拜三爲「組織週日」（相當於禮拜一的紀念週），參加同志會者（事實上教職員學生都是委員）全日開小組討論會。

嚴格統制學生的思想，把所有人的腦子都限制到最小限度的活動範圍內，使你只能想他讓你想的，不能想他怕你想的。

教導兒童如何深聽別人的談話，規定時間按時「反映」（山西特有的術語意即報告），使純潔幼小的心靈，自幼即習慣於作他的爪牙，習慣於做傷天害理地事情，陰險毒辣，莫此爲甚！

爲了毒盡山西的青年，閻某更嚴格禁止青年到省外去求學。不惜以種種卑鄙手段，把你綁死在他的統治下，逼迫你做他的牛馬。

獨裁者是不重文化的，這是古今中外如秦始皇，希特拉，袁世凱等一律遵守的。閻某更是一個後來居上者。毒品在山西暢銷，但書籍在山西却奇缺，書店裏除了幾本低級的色彩小說外，便是閻某言論集，訓詞集等，除了派傳或分發外永遠也沒人去問一問價錢。報紙論數目有四五家，但都是仰閻某鼻息的玩意，一面以妓女的姿態取媚於閻某，一面傳播着閻某的毒菌給人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極盡其能事。正所謂「一犬吠日，百犬吠聲」，「鸞鵲能言，不知人意」！問或有些人實在悶不住，說幾句「人話」，那麼一大堆的「叛八」帽子都會往你頭上一競賽」的。在山西是只准狗們汪汪叫，不准人們來講話的！

暴政拾零——幾支血淚的插曲：

「要政」在山西



(一)
閻土皇帝對山西人民，什麼都要，只要牠能變成法幣。

(二)

要糧名目，其多駭人。數一數，竟有九種之多，如徵收糧，借收糧，附加糧，賒購糧，代購糧，運輸糧，水濕糧，縣公糧，村公糧等等奇裏古怪的名目。每年每種糧要收多少，是沒有一定的，從元旦開始到是年除夕，每天都在要糧。要成了講生意，講斤兩，成了常事。要糧官，就是治村協助，要糧時，手裏拿着繩子和粗棍，照繳就行，不繳使棍便打，不過也有例外，他是處事有「道」，事先給這摧糧官進了貢了。老百姓不知道這次他該繳多少，以前繳過了多少，以後還得多少，反正有要就得給，如果送點貢禮，託點人情，說要十石，送上五石也就算了。但完結的是這一次，下一次說不定明天就要。現實教得人民學會了乖，因為摧糧官要翻箱倒籠的搜，他們就想出了各式各樣的藏，坑洞裏，灶背後，乾草堆裏，但藏能藏多少？何況他可以拿棒子打着你借錢買麥去繳糧。反正，在閻土皇帝的統治下，任何人都不敢奢望能以吃飽，只要藏藏躲躲，送送繳繳，能不餓死就算幸運了。

(三)

要糧，是給閻氏本人的，而閻氏的幹部，却不能空着肚皮不吃飯。所以跟着要糧的，就是派飯。派飯，是論人頭？還是論地畝房產？也不知道。反正派飯是閻氏幹部的權利，按時送飯，却是人民的義務。飯遲送，受罰；飯不好，受罰。罰是一回事，打又是一回事。罰了錢，打了人，碰了飯罐，是極其平常的事。三月天，青黃不接，老百姓在吃野菜，幹部老爺，却硬要吃白麵；拿不出，就是罰款和鞭打。治村公所，不設膳團，他們的飯，都是老百姓送去的。閻錫山要走了糧，治村老爺和其他幹部又要走了飯，留給老百姓的，只是饑餓與拷打。

(四)

被服鞋襪，也是閻氏要的對象。因為他這三十多萬非法軍隊的給養，都要從山西老百姓身上榨出。被服是按地畝派的，十畝地的，被子一床，軍裝兩床；鞋襪是按人頭派的，每日鞋襪各一雙，不論是大口小口，去使是未滿三月生死未定的嬰孩，也得拿出鞋襪來。布自然是你自己的，而且限期繳送。布要密實，逢的要好，就是裝的棉花，也得新花。送繳時，當場檢驗，不合格者，立刻駁回，重做。是小事，因誤「軍機」，罰款挨打，是要受的。十月雪降，人民自己在風裏發抖，却不得不把懂有的布匹和棉花，連夜趕工縫成被服，送繳閻氏。

(五)

車馬驢牛和民夫，更是閻氏要的對象。在車馬稀少驢牛不多的現在山西，人民對於此項「要政」，是相當駭怕的。這是晉南的一個小村，共有二百餘戶，戰前曾以車馬多聞名各村。八年抗戰，一年

「劫收」，諸大的村莊，只留下驢子五頭，瘦馬四頭，驢子十頭，黃牛二十頭了。這些牲畜，又要耕地，又要當差，在當差重於耕田的閻氏虐政下，牠們是經常留在外面的。民伕，更是一年四季天天要送草、建路、修路、造營運輸，甚至替縣府，兵營和治村挑水，掏茅司都要民伕去作。縣裏有民力局，組織龐大，官員很多，就是專門來管這件要民伕，送民伕的事情。你的莊稼，可以拋開，但伕子却不能不當，即便是三月下種，或五月麥收，你也得跑去當伕。當伕的，帶着高粱窩窩頭，吃冷飯，喝冷水，有人提着棒子監工，從早到晚，都不讓你憩息片刻。幾天輪一次，那可沒有一定，三天一次，是定規；天天當伕，也並不太稀奇。

(六)

閻土皇帝對山西人民，是什麼都要，只要能變成法幣。山西人民，在土皇帝的要政下，一切都送給了閻氏，只留下這條比人命還賤的人命。其實呢，這條賤命，也不是自己的，是早交給了閻氏自己式閻氏的忠實幹部。

山西人民在哭，不，他們哭也無淚，喊也無聲，閻氏的「要政」，只增加着他們無聲的憤怒。「無聲的憤怒，才是最大的憤怒」，他們等待着復仇清算的時日。

「合謀」與「叛八」

「合謀」與「叛八」，這兩個名詞或東西，是閻土皇帝魚肉山西，進攻山西人民棋盤上兩匹連環

馬；牠倆時常站在一起，互相照顧和守望。以「合謀」向人民恣意勒索，以「叛八」給「合謀」撐腰，駭怕「叛八」帽子硬給戴在頭上的山西人民，在「合謀」的名義下，被閻某套去了抗戰八年來他們僅僅餘下的一切。

「合謀」，是什麼意思？「叛八」，是什麼意思？在人民大眾的心裏，都有一定的解釋；但閻錫山却以他自己的名詞定義，硬來攪混和抵賴。他說：「合謀，就是與老百姓合好，共謀解除痛苦的辦法。」妙哉，話滿好聽，但這閻氏口中的「合好」，是對於他好，對人民却是一把利刀；而且這種「合好」又是片面的，「合好」不「合好」，是他的自由，接受不接受，却絕不是老百姓的權利。「解除痛苦」，更是鬼話，閻氏比日本人更兇，人民新受的痛苦，比淪陷時更大更深。要糧，要款，要被服，要人民送飯，是「合謀」，拔兵，拉伕，強拉差車，也是「合謀」；說你的就是他的，是「合謀」，召集村婦訓練，飛機撲燈逞淫，也是「合謀」。「合謀」，是閻土皇帝的萬應寶盒，只要抱住他，要什麼就有什麼，想怎樣便能怎樣。這種不可思議的魔力，與其說是這「萬應寶盒」新賦有，不如說是這談及色變的「叛八」帽子的賜與。老百姓害怕「合謀」，但他們更怕這頂不大不小，剛剛要了人命的「叛八」帽子。

對於「叛八」，閻氏也有他的定義：「背叛閻錫山，投降八路軍的，叫叛八。」其實呢？不「合謀」，就是「背叛」；是「背叛」，就是「八」，因為「八」字在今天是最大的罪名，漢奸可以重用，但「八」却不能不剿。加個「八」字，誰也可以得而誅之。有時，「叛八」與「偽裝份子」，也互相調用，但對付老百姓，却是「叛八」這頂帽子。一切「要」政，都是以這「合謀」與「叛八」兩

匹連環馬來推行的。在「合謀」的招牌下，山西人民繳出了他們僅有的一切；在「叛八」的帽子下，大部分山西青年送掉了性命。

鬼子橫行狐鼠逞兇妖光掠影嚇死人

怪事到處有，唯有山西多。

在太原，幾乎任何一條街巷中都駐的有日本人，而街上改換上閩軍裝束的日本人更是觸目皆是。（前次馬歇爾特使到太原時爲了盟軍看起來好看起見，大批日軍都藏到榆次去了。）在山西連叫聲日本鬼子也不敢，因爲閩某曾明令訓示說：「你們是我的部下，他們（指日本鬼子）也是我的部下，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准有所歧視。」天曉得，誰敢歧視？人們所知道的是改編後的日本人都連升三級，發雙餉。而那些另外的部下吸，倒是老不能按月關餉。

流了八年血，死了數千萬骨肉同胞，到頭來仍舊是任敵人耀武揚威，作威作福，有血有肉的中國人，爲此事誰不憤恨？但在高壓下的山西人民，只好忍耐着。他們的憤怒像一顆炸彈，達到高熱後一定會爆炸的。

在山西另外一件怪事是戶政的繁雜黃擾，較日本人統治時還壞幾倍。不得官家許可，人民寸步難行。民主國家內人民有居住旅行的自由，在山西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出進城一次經過八九層手續，開路條換路證沿村許可警察所許可我保證人閩長許可街長許可，少了一個都萬難通行。從外省回家的，



更是只能註入戶口，不能銷戶口，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消極防範人民逃到敵人（？）方面去，積極方面更可以達成他長期拉兵的目的。而在故意刁難的種種藉口下，閻某的爪牙們却抓住了吸民血的奸機會。

城狐社鼠流氓妓女盤据了整個山西，這裏還是人的世界嗎？我們恨！我們要喊！我們要廓清這一片烏煙瘴氣，我們要求一個「人的世界」！

我回了一次家

以九年逃亡的心情，回到我這落生的小城。

八年抗戰，使它改了樣；收復一年，更使它變了質。過去的它，美的醜的，全都保留在曾在這裏居住過的人們的腦子裏；現在的它，却變成了無限罪惡的淵源。

九年裏，我的家庭，如同這個小城一樣，起了根本的變動。死的死了，逃亡的逃亡，溜了空兒勉強活過來的人們，却又一個個的變成了別人壓榨自己工具，失掉了人的資格和價值。大哥當了常備兵、弟弟編入學生隊、嫂嫂、妹妹、和母親，都被拉入婦女隊；年滿花甲的父親和未滿十歲的姪兒，也失掉了他們的行動自由；父親在老年隊裏充隊附、小姪成天不唸書，加入少年隊裏到處跑。在這個小城裏，人們失掉了自由，會裏是閻土皇的。

父親每天作些什麼，不是不願意盡情說出的。有些事，我說不出；有些事，我不忍心說。因為我是他們至親人，我不忍心把這些被槍桿刺刀逼迫出來的事情，宣佈出來。他們流着淚，離開家

庭，拋下莊田，給土皇帝建廟堡、修道路、挖戰壕、造軍營。他們把白麵送給土皇帝和他的爪牙，自己却在吃糠嚼菜、喝着稀粥、和着窩窩頭。他們心愛的莊田，現在全長成了草，向日本人討來的大馬，成天在那裏奔騰着、嘶叫着。他們先前有兩條黃牛，長得高大、喂得頂肥，但現在全沒有了。一條是日本人吃了的，一條是今年五月底快要收麥的時候，愛鄉團拉去吃了的。母親說，她爲這條牛哭了兩天兩夜，父親爲這事，七天沒與任何人說話。妹妹今年十二歲，偷偷告訴我說，嫂嫂有件傷心事，不能告人，雖然這件事，是街坊皆知的，但誰却把它埋在肚子裏，讓它腐爛發霉、噁着自己，永不告訴別人。妹妹說：「在那天晚上他們一隊十二個女的，就有五個人被人侮辱。嫂嫂長得好看些，治村協助與治村連長，還爭着侮辱她，她當晚回來，哭了一夜，第二天睡了一天沒有起床，不是爲了她的血肉結晶——雲兒（哥哥的兒子）——的話，恐怕她永遠不會出房吃飯的。昨天治村人又來集訓婦女，駭怕罰跪和挨打的痛，又不敢不去。」我再也聽不下去妹妹的傾訴，鼻子有些酸，心急急的跳，我頭也不回的往門外奔。

街坊上，全變了樣。東當舖，變成了愛鄉團的團本部；縣黨部改成了精建會，教育局換成了政衛團。我不敢再往前走，我怕迷失了路徑。十字路。站着穿灰色軍服的老爺，我很疑心他是否中國人。身份證，在這小城裏，還是必需的。我在家住了三天，也得出五百元買個身份證。不然，一查戶口就有「偽裝」的麻煩。

回家的第二天，我向父親說，要出城去看看外婆。他說不必啦，出城手續太麻煩，要經過開路條、找舖保、鄰長蓋章、閭長蓋章，街長蓋章、治村蓋章、警察蓋章，再換路條，註明姓名、住址、訪

何親戚，幾時出城、幾時回城、最後還得按上手印，等等十數套手續，一套手續辦不好，你就出不了城，或出了城又回不了城。你母親半年多了都沒去看你外婆，有南村人進城，捎個信兒就是了。」小城變成了獄牢，住在這城裏的人，比囚犯還不自由。

晚上，查戶口的來了，一邦七個人，爲首的拿着脫去皮套的手槍；其餘六位，都扛着長槍，門是我開的，因爲服裝與話語稍異，他們很自然的怔了一下。父親是受慣了麻煩的人，陪着笑臉，送煙獻茶。幸而，我已辦好了身份證，不然很是麻煩。

晚上睡下，父親告我說：「你再住一天，後天就去西安吧。這裏不是你住的地方。他們對青年人駭怕，對後方來的知識青年，更是忌恨。他們比日本人還兇，出了事情，全家都完了。」夜裏都沒睡覺，躺在床上，談了很多傷心話。

我決定離開此地，第二天辦了一天出城手續。

第三天清晨，我走出了城。離別時，他們沒有送我，也沒有酒淚，大家只低着頭，在默默不語中，我又離開了這個先前懷念，現在痛苦，充滿人間無恥的小城。

強姦民意的低級把戲

偽造民意，是閻氏御用報紙的傑作；與其說這是蒙蔽人民，不如說是欺騙閻氏和自欺欺人。某縣精神請求，實行「兵農合一」之類的消息，在這些不值一瞧的報紙，是連篇累牘幾乎每天都有的。但

偽造民意，還不如強強姦民意來得澈底和得力，從人民嘴裏吐出的東西，比他們自己偽造的，更易容易自欺欺人。中外法西斯者，都把這套法術當着寶貝。在山西南部一個縣裏，閻氏是這樣強姦民意的。

在今年春天，爲實行他的「兵農合一」，閻氏部下，便在這個縣裏，導演一幕寫信醜劇。信的內容與格式，是他們擬定的，暗暗交給小學教師，要他教給如何去寫，再叫學生教給他們的家長。每人寫兩封信，不能寫信或不會寫信的，可以由指定的代寫人去寫。只要是個人，無論男女老幼，都有寫這信的義務。不要信封，只要信紙，每人兩封，一封是寫給蔣主席的，說「共產黨如何如何的壞，閻會長如何如何的好，在閻會長的治理下，我們才有好日子過。」另一封是寫給閻會長的，說：「農兵合一」是解救人民痛苦的法寶，它不但可以抵擋共產黨，又可使大家有好日子過。請求閻會長憐憫我們，趕快實行「兵農合一」。用的信紙，自然是人民自己的。寫好的，讓治村村長看看，認爲可以了，再把自己的縣名，村名和姓名寫在末尾，按上手印，就算繳差。這個村莊，只有一百餘戶，因爲每人兩封，就背了四大簍子。縣城裏，突然紙貴一時，小學校竟放假一週，就是忙着這件事。

發動寫信的人，用心良苦，作法也相當「聰明」，但受信的人，却未免欺人自欺，太得糊塗。袁世凱登極時，只有籌安會的偽造民意，還沒有想到這種強姦民意的「高明」辦法時代到不同，山西的土皇帝，畢竟比袁世凱來得高明。

血 債

初春的傍晚，吹着風滿天佈着黑雲，蹲在十字巷中觀音廟前的張老二，感到有點寒意，高個，黑臉，滿臉鬍鬚，頭髮斑白，永遠抽着旱烟袋的他，對脚下那的那塊右石頭，是十分熟悉的。今天沒人陪他談話，一個人蹲在那裏悠悠地抽旱煙。剛要起身回家時的他，正碰見了轉灣而來的治村李協助；他隨即楞了一下，但很快又保持了鎮定，還沒等他開口問好，李協助就劈頭罵道：「張老二，你好清閒，我找了你半天，你却躲在這裏抽旱煙。快回去，拉起驢子進城，要給山南（中條山）送糧食。吃照飯時不到，別想要你的老命！」張老二只好唯唯。

剛剛騎驢看女兒回來的張二媽，聽老漢（丈夫）說要去運糧，急的怨天尤人，罵張老二：「老得發昏了，家裏坐着不安，偏要蹲在廟兒前面抽旱煙。」

張老二，一聲不發，知道咒罵是白費的。反正差事要出，快子要當，遲走不如早走好。他從鍋裏拿了兩塊高粱餅，便向馬厰裏走。明知驢子一天沒有吃草，但只怕遲了挨打的他，強把驢子拖出厰門。夜色已濃，沒有月光，風在吼。

算好，遲到了五分鐘了，只挨了兩下巴掌。他的驢子最小，但分給他的一份，却比別人重過五十斤。他是最能忍耐的人，也深知求情無用。一共是二百斤，驢子馱了一百五他扛了五十斤。夜更黑，風仍不停的吼。

黑路，在他是摸慣了的。但對他的驢子，却相當的擔心。冬天的雪，正在熔消，路是滑的，夜黑，風大，最肯出了。他懷着沈重的心情，暗暗地慶幸着一段一段走過的山路。天明，趕到解縣，繳完糧，賠了十斤，他是分文未帶，先求同伴們墊付。他打算以野草喂驢子就過山，誰知驢子已病倒

了。不吃不喝，躺在地上，只是呼呼的喘氣。兩隻眼睛睜得和死魚眼一樣，直直的望着牠的主人。張二老，仍是一聲不哼，誰騷驢子，誰騷別人，再騷騷天，最後他蹲在一邊使勁抽煙鍋，讓命運擺佈着他自己和他這頭耕地下種不能或缺的驢子。

在朝陽快爬上山頭的時候，張老二的驢子去了。

當天傍晚，張老二又蹲在觀音廟前那塊石頭抽旱煙，他一言不語的望着遠方，仍悠悠的抽着旱烟。夜又來了。沒有月亮，沒有星星，風在吼，餓狼在嚎。

第二天，陽光射到屋頂的時候，張二媽坐在門口哭喊，在村人的緘默中，以破席包裹好的張老二的屍體，被抬出村子，入了土。

控訴與願望

親愛的同胞們：當你們看光了這些血淚的描述，你們不會相信這是人間的事實吧？告訴大家，這不僅是閻錫山統治山西，魚肉晉民的真象，這只是那些暴政事實的萬分之一。山西一千二百萬人民，現在整天整夜，成年累月在這刀光血影，剝削壓榨，人間地獄裏哭嚎，呻吟，和打滾。

我們這些在北平讀書的書籍學生，是親眼看到閻錫山的暴政，親身受到他的逼害的。今日，漂泊異地的山西同胞，人數如許之多，我們都像上國奴一樣，爲閻錫山的暴政不容又在流止了。我們的家鄉，遭受了閻錫山過去二十多年的剝削以後，抗戰八年，早已家不成家了；現在閻某又回到山西繼續

過去的暴政，而且變本加厲，實行「兵農合一」苦民害民，更使山西人民的生活失去依據；留在家鄉的父老們，只有坐待閻氏宰割，壓榨，而無以為生。在全國要求和民主的今日，閻錫山却在山西實行法西斯的獨裁專制，在全國人民都已還鄉復員的時候，而山西的人民，却是還鄉的不敢還鄉，在家的又要向外逃亡。八年來，山西遭受敵寇的酷劫，人民死傷已不計其數；勝利後一年有半，流亡省外的山西人民，不但不能和骨肉相見，而且連家鄉的氣息，也不敢一聞。山西人民繼續為閻錫山的獨裁專政流血，流汗，流淚，什麼時候才是暴政滿足的時候呀？我們說前面的事實僅僅是萬分之一，這並不誇張，的確，在今日山西還正在演着的慘痛的事實，談起來會使人泣不成聲不寒而慄的，但是我們是山西人民的一份子，我們的家鄉在山西，我們不忍再讓家鄉的父兄姊妹們延長這種殘絕人寰的景況，在土皇帝的虐政下死絕殆盡而不發一言了，我們要呼，我們要喊，我們謹以沉痛萬狀的心情向全國的同胞呼籲，傾訴出閻錫山的殘暴，在這佈新除舊的歡樂聲中，我們虛心誠意底期待着全國同胞伸出正義的手來，和我們緊握在一起共同合作，拯救山西一千二百萬同胞的生命。

歷史告訴給我們，民主政治並不需要長時期的訓練與教導，歷史又告訴給我們，法西斯的殘酷統治不會永遠不打的，你能說希特拉不是在那種原則下倒下去的嗎？你能說日本鬼子不是在那情況下俯首投降的嗎？拉開線的炸彈它會爆炸的，受壓過重的人民他會挺起反抗的，我們不是反叛，我們更不是逆徒，我們是在正義的旗幟下，為了解救苦難中的一千二百萬父老而盡到我們的職責，喊出我們內心的憂慮。

山西的父老和全國同胞同樣的有着善良的心情與自治的能力的，雖然在閻錫山的壓榨下喘不過一

口氣來，但是一且使他們反過身來的時候，他會與全國同胞踏着同一的步趨去重建自己的禾園，時間已不再容任苟安下去，歷史更不會重演殘舊的悲劇。在這民主崇高的浪潮裏，我們要把握住現時的需要，毫無疑義的閻錫山已經到了他末落的時日，然而繼之而起的不是法西斯的再變，因為，那是歷史的罪人，那是建設中國的絆腳石，民主的中國，是需要民主自治的地方爲基石的，那麼山西的政治就惟有取決於民主的正當途徑了，自己的田園來由自己整理，總不會粗心大意吧？選擇德高的賢能，治理自己的政治，是我們深切的希望。

混亂的中國始終在內戰的旋窩中打擾着，痛心的是在長期抗戰勝利後的一年中，還沒能停止住它的撕殺，苦難的全國人民整日在祈禱着和平的降臨，而山西的父老又何嘗不在爲它哀求呢？然而閻錫山却不這樣，萬惡的敵寇他不使投降遷送，惡極的漢奸偽軍不懲辦治罪，相反的今日的山西人民却在爲內戰而驅使着，「兵農合一」是他製造戰爭的鐵證，我們在前面說過閻錫山要把山西的人民都斷送在死亡的深淵裏，戰爭，誰又敢說不是今日山西人民痛恨的主要因素呢？三十年來閻賊始終是以投機取巧坐收漁利爲能事，今日他又以創造內戰斷送人民來建築他的血猩的「帝」位。山西的人民痛恨閻賊的暴政，更痛恨戰爭的殘酷，所以我們要除罪深惡極的閻賊，我們更要粉粹他制造戰爭，蓄養戰爭的設施，同胞們：我們的意志將會匯流吧？正義就是公理，團結即是力量，讓我們緊密的拉起手來，各自去爲故鄉爲國家而努力。

慘痛的心話我們不願再多說了，這些僅僅萬分之一的血淚，沒有虛揚，更沒有偽造，我們僅以戰慄的心情訴獻在國人的面前，同情的心會使它激怒吧？最後我們喊出這誠懇的要求：

- (一) 立即撤換閩錫山，並取消一切暴政措施。
- (二) 取消一切苛雜濫派，安撫山西人民。
- (三) 立即遣送日俘，解散私人軍隊。
- (四) 澈底嚴懲漢奸。
- (五) 澈底禁絕煙毒。
- (六) 立即停止進行內。
- (七) 迅速實行地方自治，成立民選政府，實行民主政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561B



三〇

